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小说月报

## 第15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编辑部 / 编

# 小说月报

## 第15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小说月报第 15 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06-6345-5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260 号

选题策划:马津海 责任编辑:刘书棋、彩罕娜、刘洁、齐红霞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校对:曾玺静、张亚丽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70 毫米 1/16

字数:446 千字 图数:27 幅

印张:30.5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7.00 元

# 小说月报

第十五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 目 录

### [中篇小说]

迟子建小传

别雅山谷的父子

迟子建…… 005

我们生命的山谷

迟子建…… 031

方方小传

声音低回

方 方…… 035

轮椅的触动

方 方…… 075

邵丽小传

刘万福案件

邵 丽…… 079

不得不说

邵 丽…… 108

胡学文小传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胡学文·····	113
我们和他们	胡学文·····	147
钟求是小传		
两个人的电影	钟求是·····	151
爱命运	钟求是·····	185
孙频小传		
醉长安	孙 频·····	189
一个人的爱情	孙 频·····	218
荆永鸣小传		
北京房东	荆永鸣·····	223
几句话	荆永鸣·····	246
李亚小传		
武人列传	李 亚·····	249
关于《武人列传》	李 亚·····	289
阿袁小传		
子在川上	阿 袁·····	293
缅怀一种生活	阿 袁·····	316
傅爱毛小传		
你是我的眼	傅爱毛·····	321
我信	傅爱毛·····	344

## [短篇小说]

莫言小传

澡堂

莫言…… 351

放松

莫言…… 357

韩少功小传

山那边的事

韩少功…… 361

作者或编者

韩少功…… 371

范小青小传

天气预报

范小青…… 375

《天气预报》创作谈

范小青…… 382

叶兆言小传

美女指南

叶兆言…… 387

《美女指南》创作谈

叶兆言…… 396

铁凝小传

海姆立克急救

铁凝…… 399

我们需要积攒什么

铁凝…… 407

毕飞宇小传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

毕飞宇…… 411

获奖感言

毕飞宇…… 419

吴君小传		
皇后大道	吴 君	423
我的文学大道	吴 君	433
金仁顺小传		
梧桐	金仁顺	437
我爸妈,以及他们的朋友	金仁顺	447
刘庆邦小传		
麦苗青青芦芽红	刘庆邦	451
人性的复杂	刘庆邦	459
笛安小传		
光辉岁月	笛 安	463
关于《光辉岁月》	笛 安	480
如何从云中发现一首诗(编后语)		
	《小说月报》编辑部	481
附录:		
《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获奖篇目		482

#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 迟子建小传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83年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越过云层的晴朗》、《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清水洗尘》、《雾月牛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散文》等,以及《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和三卷本《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等文字。小说《亲亲土豆》、《花瓣饭》、《踏着月光的行板》、《采浆果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鬼魅丹青》分获《小说月报》第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百花奖。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 别雅山谷的父子

迟子建

## 上部：父亲

父亲讲他给鄂伦春人放电影的故事时，母亲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织毛背心；弟弟将从山中捉来的野猫绑在八仙桌子的桌腿上；我呢，把一双刚刷好的白球鞋摆在炕沿，拜祖宗似的，跪在地板上，用白粉笔涂着鞋面泛黄的地方。

窗外的小黑狗如往常一样，在黄昏时刻，将觅食了一天的鸡们，一只只从院外撵回来，往鸡架赶。想必那天映在玻璃窗上的火烧云，太像一群金色的毛毛虫了，贪吃的花公鸡不肯进笼，张开翅膀扑向窗子。忠于职守的小黑狗为了逮它，跟着扑过去，结果花公鸡毫发未损地落下来了，小黑狗却磕着了头，疼得嗷嗷直叫。弟弟火冒三丈地跳下炕，埋怨母亲今年没有给大公鸡剪翅膀，它春天开始就为非作歹，跳进菜园，将菠菜和小白菜啄得尽是筛子眼；到了夏天，还飞到板障子上，顺着它跳到房顶，啄破油毡纸，他住的小屋因此漏雨，淋湿了枕头，枕头瓢子发了霉，晚上睡觉感觉是枕着一坨牛屎。

我说：“大公鸡是红小兵，因为它脖子上吊着的玩意儿跟红领巾一样，谁能拦着它造反！”

弟弟瞪着我说：“那你就是大公鸡的姐姐！”

我刚加入少先队，脖子也拴上了红领巾。

正当我被噎得不知如何反驳时，母亲拿起窗台的剪子递给弟弟，意思是：你自己动手剪花公鸡的翅膀呀！弟弟没有好气地说：“都下霜了，鸡架就快搬回屋子，它也蹦跶不了几天了，还较个屁！”说完，他敲了下窗子，骂小黑狗：“别叫了，笨蛋！”

母亲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本来雪白的牙，被火烧云给映照成金牙了。

父亲讲故事，往往为着多喝两盅酒。家人吃完了，可他酒兴正浓，不想下桌，只好拿故事当糖果，甜我们的嘴，这样谁也不好意思说他了。他的故事多是讲别人的，很少涉及自己。他一讲自己，就是小时候给地主放丢了一只羊，挨了顿皮鞭。这故事把弟弟听烦了，有次抢白他：“地主雇你也真倒霉，连羊都看不住！”

父亲气个倒仰，抓起笤帚疙瘩要揍他，说：“连阶级都不分，同情地主，长大了还不得是恶霸！”

弟弟敏捷地闪开了，梗着脖子辩解，说他和小黑狗是一个阶级的，与大公鸡则

是两个阶级的!

父亲的笞帚疙瘩够不着弟弟,或者说他故意不去够吧,他将战火转移到母亲身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她的肩,说:“怎么弄出这么个不开窍的儿子!”

母亲动了真气了,她夺过笞帚疙瘩,照着父亲的肩狠打了一下,回敬道:“还不是你弄的!”

父亲疼得龇牙咧嘴,但他乐了,我们也乐了。

父亲讲故事,很少有迷住我们的时候,所以他更像是讲给自己听,但那天的情形却不一样。

“平时去林场和部队给汉族人放电影,我都带着徒弟,可是给鄂伦春人放电影,徒弟就不敢跟着去了,你们猜为啥?”父亲卖起了关子。

“鄂伦春人有枪呗——”我说。我曾在山间公路上,看见鄂伦春人骑马而过,马蹄扬起的尘土,迷过我的眼睛。我怕马,也怕鄂伦春人。因为马蹄像手榴弹,而鄂伦春人挎着的枪,在我眼里满腔乌云,能迸发闪电。

父亲快活地冲我眨了眨眼,算是承认我说的靠谱吧,之后他拍着八仙桌,说:“在他们那里,酒比枪要吓人!”说完拿起酒壶,添了一盅酒。他倒酒的时候,母亲飞白眼,弟弟撇嘴。只有我和野猫,没有给他坏脸子。

我家的八仙桌是樟子松的,一米见方,三拃高吧,四条桌腿跟猪腿一样茁实,桌面有黑褐色的木头节子,像嵌着几颗栗子,让人老动抠出吃掉的心思。这桌子含松脂,有香气。平素它戳在墙根,饭口时才撇腿上炕。由于经年累月搬上搬下的,磕磕碰碰不断,四个桌角就像烂了嘴似的,全都有伤,好在桌面没有开裂,花纹清晰,明净光滑。

父亲用生葱蘸了下黄酱,眉飞色舞地嚼着,喝了口酒,说:“给鄂伦春人放电影,徒弟跟我去过两回——喝伤了!鄂伦春人喝酒,不论碗,论囊!囊是什么造的呢?皮子!鹿皮的或是狍皮的。哪个囊不装个三五斤酒?你到了他们那儿,刚在撮罗子坐下来,一碗奶茶还没喝完呢,酒囊就扔过来了!”

我问:“什么是撮罗子?”

父亲说:“就是用松木杆搭成的小帐篷,上尖下圆,戳在林间,随时随地可以挪动。你不喜欢这儿了,就再换一个地方。”

弟弟羡慕地说:“要是咱家的房子能搬就好了!我把它挪到河边,不用闻茅楼和猪圈的臭气,做饭洗衣省得挑水,夏天下河洗澡抓鱼,冬天河上冻了,出门就能抽冰尜玩!”冰尜就是陀螺,圆形,上大下尖,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若是木制的,底下便嵌着一粒铁珠。将冰尜摆在冰面上,一鞭子抽过去,它就像受了主子驱役的奴隶似的,团团转。弟弟喜欢抽冰尜。他一抽冰尜母亲就不高兴,他在寒风中玩得直淌大鼻涕,弄污袄罩,还得给他洗。

我说:“上尖下圆的撮罗子,一定像坟包!他们住在坟一样的窝里,不害怕?”

父亲说:“我这二丫头就是不如大丫头会说话!什么坟包,你就不能想点美的?”

父亲说的大丫头,指的是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她勤劳能干,乖巧懂事,在呼玛河南岸的农场做知青。估计她割完麦子,也快回来了。农场距家五十多里地,平常她很少回来。而我这个不受待见的二丫头,刚上初中。

父亲警告我们不许插言了,好故事要是老被打断,就成了断线的珠子,美就被破坏了。他说:“徒弟第一次跟我去,鄂伦春人把他灌得人事不省,尿了裤子;第二次去,喝得他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从那以后,一说给鄂伦春人放电影,他就嘴苦,吃不下饭,我只好一个人去。鄂伦春人接我,不管冬夏都骑马。别看他们的马几个头不高,那才灵巧有劲呢!他们的撮罗子里,除了供奉山神‘白那恰’,还供奉着马神‘昭路布如坎’。”

弟弟性子急,他说:“别老说马,说人呀!”

父亲说:“不说马,哪有人?鄂伦春人,是跟马联系在一起的!那次接我的人叫葛列尔,外号葛一枪。为什么?他是神枪手,他打猎物,弹无虚发,一枪毙命!所以他出门时,猎枪里只搁一颗子弹,牛不牛?他那天中午接我时,自己骑匹黑马,还牵来两匹枣红马。为什么牵两匹呢?一匹给我骑,一匹驮设备,小型发电机、柴油桶、放映机、银幕袋、拷贝箱、大喇叭,放电影需要的东西都得带上。驮设备的是高头大马,威猛有力,我骑的瘦弱矮小,但温顺灵巧。葛一枪在前面开路,驮设备的马在中间,我断后。那是八月,树叶最肥的时候,林子密极了,我们一路穿山越河,碰到过好几次动物,飞龙,灰鼠,猞猁,还有野兔,葛一枪统统放过了。我还以为他嫌这是些小动物,不值得浪费那颗子弹,一问他,他说他们刚打了头犴,够吃好多天的,不能见着动物就打,那样太贪心了。鄂伦春人打猎物,集体享用,不像我们,过的是死门日子,各家顾各家!我问他不打猎时,是不是就不用带枪了?葛一枪说只要在山里,枪就不能离身,枪里得上一颗子弹,万一碰到黑熊和狼,赶上它们脾气坏,就得动家伙!真是说什么来什么,我们刚过一个河汉子,黑马突然停下来,叫了起来。原来,前方的松树林里,一头母熊领着它的两个熊仔,在一棵雷击树上玩耍呢!雷击树黑黢黢的,熊黑糊糊的,要不是黑马叫,你真发现不了它们呢。早年我来大兴安岭,就听山民讲过,林子常有黑熊出没。听说一个五人森调队勘察时,就碰到过黑熊。那时的森调队是配枪的,其中有个叫吴老憨的,自恃枪法好,枪就背在他身上。结果他一枪打过去,子弹飞了,再打,又飞了!一梭子子弹打光了,没伤黑熊一根毫毛。黑熊被激怒了,它扑过来,把吴老憨按在地上。黑熊的爪子生着毛刺,力气又大,只要它愿意,轻轻一揭,就能掀掉人的脑壳!吴老憨吓傻了,同伴们也吓傻了,谁也不敢动。黑熊最后可怜了吴老憨吧,把他扒拉到一边,捡起枪,直立着,像个战士似的,抱着枪雄赳赳地走了!它刚走十来步,就把枪给摆弄走火了!子弹扫着了它的后爪,把它气得啊,将枪摔向一块大石头,砸个稀巴烂。原先站着的几个人,吓得都瘫倒在地,以为黑熊会返身报复他们,个个吓尿了裤子!可是黑熊瘸着脚走了。吴老憨这一吓,坐下病了,看见头猪都发抖!听说他老早就病退了。我一想起吴老憨的故事,想着葛一枪只有一颗子弹,可是熊有三头,吓得浑身哆嗦,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那时我还没谈对

象呢,你说一个小伙子要是连姑娘都没搂过,被黑熊一巴掌给拍死,得多冤屈呀!”

弟弟显然被故事吸引了,他回到炕上,拿本小人书乱翻着,目光却放在父亲身上。父亲说到“搂姑娘”的字眼时,他一扭头,说:“流氓!”

母亲刚好织完一股针,她举着从毛线堆脱颖而出的织衣针,朝父亲比划着,说当年黑熊要是吃掉他就好了,省得她嫁给这么个主儿,跟着他生孩子遭罪不说,还得闻他的臭脚丫子味。她埋怨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没改造好,堕落成酒鬼了!

父亲揉了揉鼻子,说:“我也恨黑熊,当初它们要是吃掉我,现在就不用遭这份洋罪了!管老婆管孩子不说,喜欢的书要烧掉,不喜欢的书得天天读,还得下放劳动,活得没滋味!”他说到不喜欢的书要天天读时,我扫了一眼书柜里孤独地站立着的红宝书,小声说:“反动!”母亲大惊失色地看了一眼窗外,确认没外人来,这才放心,嘱咐我们不许把父亲的话乱说出去,接着织毛背心了。她织得熟练,仰着头,基本不用看针。

父亲说:“葛一枪没有开枪,他回头给我使个眼色,示意我跟着他走,在马背上轻轻一拍,我的枣红马便跟着前面两匹马,从雷击树下顺顺当地过去了。不怕你们笑话,我吓得头皮发麻,气都喘不匀了。我还记得,母熊和熊仔端坐在弯曲的树干上,一动不动,好奇地看着我们。它们有着漂亮的铜铃一样的圆耳朵,胸前有道弯曲的对号似的白杠,好像老天许可它们在人间生活,给它们打上了这样的记号。黑熊的眼睛比人的要清亮,很美!我们走远了,葛一枪这才对我说,只要你不惹黑熊,它们不饿着的话,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尤其是母熊,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熊仔,更不会轻易伤人,它怕熊仔吃亏。我问葛一枪,万一情况不妙,一颗子弹对付不了三头熊,那咋办?他说他的狍皮靴筒里,各插着一把猎刀呢!他曾用猎刀,抓过日本鬼子,干掉过凶狠的母狼,根本不需要子弹!”

弟弟不信地问:“他还抓过鬼子?”

父亲说:“可不是吗,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交火时,有两个日本鬼子从西口子逃到林子里。那是秋天,葛一枪打到一头野猪,骑马驮着猎物回营地的路上,在一条小河旁遇见了两个吃臭李子的鬼子。鬼子有枪,但他们在山中逃了一个月,晚上—有野兽叫就放枪,再加上打猎物填肚子要开枪,子弹用光了,枪成了哑巴!他们只好吃蘑菇和浆果充饥。鬼子看见鄂伦春人驮着一头野猪,两眼放光,他们已经好多天没吃肉了。他们见葛一枪的猎枪不是挎在身上,而是绑在马上,知道他的枪也是废物,胆子大了,想着两个人对付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就举着不能冒火的枪,呜哇叫着冲上来。结果怎么样?葛一枪跳下马,两手同时伸向靴筒,嚯,两把寒光闪闪的猎刀就在手上了。他力气也真是大,两条胳膊张开,再收紧,鬼子的脑袋就进了臂弯了,猎刀正抵着俩狗日的脖颈子,生擒了小鬼子!制服他们后,葛一枪用绳子捆了他们的手,拴在马上,拽着他们走。葛一枪心眼儿好,见鬼子面黄肌瘦、胡子拉碴的,越来越跟不上马的步伐,知道他们饿得够呛,没力气了,就停下来,拢了堆火,用猎刀卸下块野猪肉,给他们烤着吃。小鬼子不但吃着肉,还喝着酒,他们感激地给葛一

枪跪下了！”父亲说到这儿，喝了一大口酒，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笑着说：“扯远了，得说放电影的事了！”

可我想知道那两个日本鬼子的下落，问：“他喂饱了鬼子，把他们带哪儿去了？”

父亲说：“啊，自然是抄近路，交给了刚解放了欧浦的苏联红军！苏联红军奖励给葛一枪一箱子子弹呢。”

弟弟不满地说：“要是我遇见日本鬼子，就用刀‘咔嚓’了他们！”

父亲说：“杀俘虏是有罪的，不能那么干。苏联红军将俘虏的鬼子全都押解回去，给他们修公路去了。反正当了战俘，没有好下场的！看似有活路，其实是死路一条！”

母亲撇了下嘴，说：“苏联红军也不都是好东西！”

父亲说：“那是啊，苏联红军帮着我们收复东北时，没少祸害咱们的杰姆什卡和玛达姆！”

弟弟问：“什么是杰姆什卡和玛达姆？”

父亲说：“你两个姐姐是杰姆什卡，你妈是玛达姆！”

弟弟半懂不懂地说：“好男不和女斗，祸害她们有什么意思！”

母亲说父亲：“这故事照你这讲法，还不得讲半宿？东一撇子，西一扫帚的，离题万里，亏你还是个老师！”

父亲赶紧回归正题，说：“我们到那儿时，天色就跟现在差不多，火烧云落了，天开始暗了。那个营地，在一条美丽的山谷里，叫别雅山谷。‘别雅’在鄂伦春语里，是月亮神的意思。站在这条山谷的谷底，你看两侧的山，觉得这就是老天爷放映电影的地方。老天爷真聪明啊，他把雪白的幕布，挂在了山岭之间。他坐在天上，常年看着人间的电影。彩云呀鹞鹰呀，野花呀溪流呀，山猫呀野鹿呀，他想看什么，就来什么。”

“别瞎抒情了——”母亲再次打断父亲，“说你到了别雅山谷后的事情吧。”

父亲低下头，露出忧伤的神色。他的忧伤在薄暮的黄昏，分外动人。看得出他对别雅山谷的描述，还没有尽兴。他说：“我们到了鄂伦春营地，迎接我们的，先是各家的猎犬，然后才是人。鄂伦春人的猎犬，非常通人性。主人出猎时带着它们，它们的鼻子才灵哪，百米之外，就能闻出动物的气味，把主人引向那儿。在外宿营，万一来了黑熊和狼，它们会把主人扒拉醒。尤其是猎犬中的头犬，威猛机智，能独自逮住兔子、灰鼠这样的小动物，简直就是侦察兵，所以鄂伦春人有‘好狗不换马’的说法。”

我问：“那葛一枪咋不带猎犬呢？带上它，不就等于带着子弹库了吗？”

父亲乐了，夸我：“我二丫头这话说得还不错！”他说，“葛一枪原先也有猎犬的，叫黑晶，黑色的公狗，个头不高，但非常厉害，能逮住兔子，捉住野鸡！有一年，葛一枪带着黑晶出猎，在叉巴河，遇见了汉族人挖的陷阱。陷阱伪装得太好了，葛一枪和他的马都没察觉，可黑晶发现了。它见势不妙，冲上去拦住马。马停下了，它却落到陷阱里！那陷阱两米来深，布着铁丝网，黑晶的身上被扎了无数窟窿眼，死时浑身是



血,真惨哪!葛一枪忘不了黑晶,从此后不再养狗。他在山中遇见陷阱,就撕开它的伪装,将它填平。唉!”

“挖陷阱的人真坏——”弟弟诅咒说,“让那样的坏人家,生的男孩不长鸡鸡!”

母亲“扑哧”一声乐了,说:“你长着鸡鸡,说明咱们是好人家!”

我扔掉粉笔头,双手堵起耳朵,说:“砸碎!”

父亲的故事就像爬坡的驴子,虽然慢腾腾,总归是前进着,“我下了马,进了葛一枪家的撮罗子,发现犴肉和酒囊已经摆好了。可是人没吃呢,苍蝇就动上嘴了。葛一枪的闺女,小名叫小铜铃,是个胖墩墩的丫蛋,正挥着胳膊赶苍蝇。葛一枪说,林子里的苍蝇干净,他们平素吃东西,不忌讳它们,也不备蝇甩子。看来是他老婆怕客人瞧见苍蝇犯恶心,让小铜铃驱赶的。葛一枪的老婆叫孟百合,个子不高,很黑,塌鼻子,整个人看上去像发酵了的面团,眼睛都快给胖没有了,只剩一道缝儿!她将犴肉做了三种:一种是煮的,没有熟透,还带血筋呢,这种肉用手撕着吃,那才鲜呢;还有一种是烤的,用苏子叶和盐腌渍过,外焦里嫩,吃了一块还想着第二块,不吃三块你肚子里的馋虫都得闹你呀;再一种我最得意的,是把犴肉和老山芹剁碎,灌进肠衣,蒸熟后,用刀一截截地切着吃。嚯,那酒菜那个硬呀,现在想来都淌口水!鄂伦春人不吃独食,喝酒的时候,整个营地的男人都来了。太阳落山了不要紧,他们在撮罗子外的空地上,划拉点干柴棒,点起火来,吃着喝着说着唱着,那叫一个美呀!那红彤彤的火堆,就等于太阳,等于灯了!”父亲豪情万丈地述说着,声调高了起来,“我喝了大概半斤左右吧,瞅人时就不真亮了。我说不能喝啦,万一醉倒,就没法放电影了!他们很聪明,说是先把电影放上,边喝边看,两不耽误。这主意真是好呀!过去皇上年节摆宴席,不也得请戏班子,唱个戏吗?他们看过两场电影了,知道怎么放,早就把拴银幕的两棵树找好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两棵松树,一棵粗,一棵细。葛一枪挂银幕时,开玩笑说粗的那棵是他老婆,说完还跟山羊似的,啃了口粗树的树皮;他老婆嘴巴也不饶人,指着那棵细的树,说葛一枪跟它一样,从来没粗过,再吃再喝也是个细,冤鬼托生的,她每天搂着根干柴棒,老担心把他给撅折了,把我们给乐的啊!银幕挂好了,在树上再拴上大喇叭,将柴油发电机哒哒发动起来,连上线,支好放映机,拷贝一上,电影就开演了。看电影的,除了人,还有猎犬和孢子。猎犬多,孢子只有一只。鄂伦春人养狗,基本不养孢子。孢子一般是草黄色的,只有尾根是白色的,可那只孢子通身雪白!它没长犄角,是头母的。白鹿和白孢子,在他们眼里是神,捕到白孢子后不能杀,得好好养着,走哪儿都牵着。它还有个名字呢,叫衣嘎布,就是思念的意思。”

“那白兔为什么就不是神了?”我问。

弟弟撇下小人书,冲我大声说:“真笨,兔子都是白色的,不稀罕!孢子和鹿成千上万,也出不了一只白的,爸爸常说物以稀为贵,这个还不懂?”

父亲转而表扬弟弟了,“我儿子这么小,就会用成语了,了不起!”他骄傲地喝了一大口酒。